



美好时光 >>

冬日的霜花

□谷子

在四季的轮回中，冬天总是以一种沉静而深邃的姿态悄然而至。它不急不躁，却以独有的方式，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开一幅幅银装素裹的画卷。如果说春天的美在于万物复苏的生机，夏天的美在于热烈奔放的热情，秋天的美在于丰收金黄的宁静，那么冬天的美，则在于那份清冷中蕴含的纯净与雅致，尤其是那清晨窗棂上悄然绽放的霜花，更是冬日里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。

冬日的清晨，总是伴随着一阵阵刺骨的寒风，将夜色中的梦境轻轻唤醒。推开窗，一股清新而略带寒意的空气迎面扑来，瞬间唤醒了沉睡一夜的感官。眼前，世界仿佛被一层薄薄的轻纱覆盖，那是夜的露珠在低温下凝结成的霜。而在这一层轻纱之下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依附在玻璃窗上的霜花，它们以一种近乎艺术的形式，静静地讲述着冬的故事。

霜花，是大自然赋予冬天的秘密花园。它们没有春日花朵的绚烂多彩，也没有夏日绿叶的勃勃生机，更没有秋日果实的丰硕饱满，却以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姿态，诠释着冬日的独特韵味。每一朵霜花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们或细腻如丝，轻盈飘逸；或粗犷豪放，宛如冰晶雕刻，或层层叠叠，形成繁复的图案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，洒在窗棂上，霜花便在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仿佛是夜空中遗落的星辰，静静地镶嵌在透明的玻璃上。这些霜花，有的像是细腻的羽毛，轻柔地拂过心田，带给人无尽的遐想；有的则如同古老的图腾，诉说着遥远而神秘的故事；还有的宛如一幅幅抽象画，线条与色彩交织，引人深思。它们以最朴素的方式，展现了自然界最纯粹的美，让在寒冷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和希望。

记得儿时，每到冬天，总爱趴在窗前，呵一口热气，在朦胧的窗玻璃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图案，然后与窗外的霜花进行比较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艺术创作比赛。那时的我，对霜花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敬畏，总想试着读懂每一朵霜花背后的故事，想象着它们是如何在寂静的夜晚，悄悄地在冰冷的玻璃上绽放，又如何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渐渐消融，化作一缕青烟，消失在空气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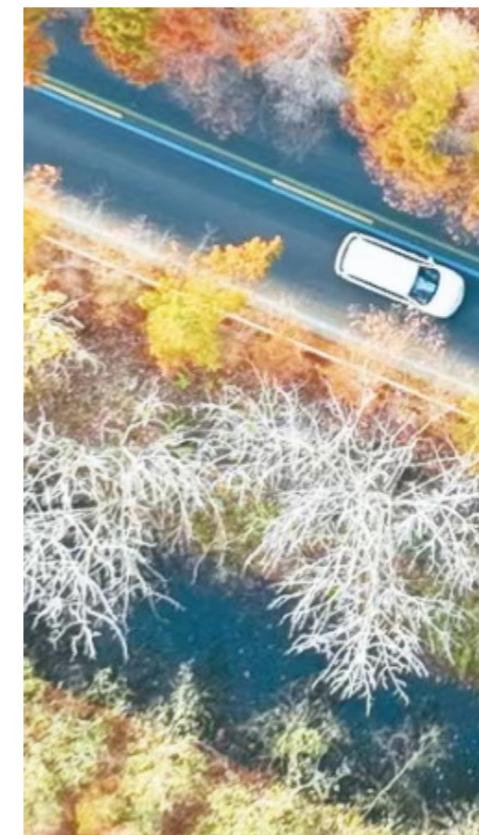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对霜花的理解也愈发深刻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这些看似脆弱的霜花，其实蕴含着坚韧与不屈。它们在最寒冷的季节里绽放，不畏严寒，不惧风霜，用自己短暂的生命，点缀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给予人们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。霜花的美丽，不仅仅在于

它们外在的形态，更在于它们所传递出的那份坚韧与希望，提醒着我们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要保持内心的纯净与美好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

走在冬日的街头，除了霜花，还能见到许多冬日特有的景象：白雪覆盖的屋顶，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，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的身影，还有那些不畏严寒，依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……这一切，都构成了冬日里温馨而动人的画面。而霜花，就像是这冬日乐章中的一个美妙音符，虽然不起眼，却不可或缺，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情。

冬天的美，是静谧的，也是深邃的。它教会我们，美不仅仅存在于繁华与喧嚣之中，更隐藏在平凡与宁静之外。冬日的霜花，正是这样一种美的体现，它们用自己的存在，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，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，因为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美好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
在这个冬日里，不妨放慢脚步，找一个静谧的早晨，静静地欣赏窗前的霜花，你会发现，原来，冬日的霜花也如此美丽，它们以无声的语言，诉说着关于生命、希望与坚韧的故事，让我们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，在寂静中听见花开的声音。



霜染群林

诗海拾贝 >>

□素衣小秋

(一)
青山古寺
绿衣红裙
有花瓣，从眉梢掠过
有雨水，从檐上滴落
点点花雨
纷纷扬扬
是平凡中的繁华
朵朵水花
无声无息
是平静中的美丽
在诗里，在梦里
潜入了情怀的涟漪

(二)
舴艋轻舟
双溪娇笑
有荷香，在水面氤氲
有莲花，在手边跳荡
一掬心香
寄君心潮
是人世间的大爱
几许芳魂
伴子天涯
是红尘里的牵挂
在闺阁，在兰闺
谱写出美妙的旋律

莲语

老家的扎匠

□邹德萍

我的老家，是苏北滨海县的正红。也许是射阳河在这里摆了下尾，形成了篆河。此处盛产杞柳、芦苇，多柳编产品，多芦苇编制品，也多“扎匠”的手艺人，过去他们云游四方，靠手艺吃饭，养家糊口。

我放学那天，客堂里坐着位清瘦的男子，帮助我奶奶修补芭斗、大匾、簸箕。过去，因为经济条件所限，人们在活儿中的一些物件旧了烂了都舍不得丢，让这些手艺人有了“活儿”。我用已经用得很旧的大匾（又叫柳匾），七零八落的扎边，有一处筋子都断了，张开几寸长的口子，奶奶找块蓝布，用锥子和大钉，才补好将就着用的。可是这位扎匠并没有撕掉补丁，而是顺着筋路和柳条缝隙，进行内外勾穿，左右对接，新柳条换下旧柳枝，白

白的柳皮，在扎匠手里穿过去又拉过来，香粗的麻线绳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与柳皮沙沙的响声，形成声声呼应。我的课后作业还没做好，大匾已经修饰一新。奶奶放下下旱烟袋，眯着眼睛仔细瞧，用青筋暴凸的粗手，摸了几下大匾，又拎起立于地上，用力试了试，夸赞道：“硬铮，硬铮！”这下省得买了，真难为王大哥了。”我从满脸喜悦的奶奶口中得知，这位师傅姓王。

这位扎匠王师傅，在我家住了十来天，早出晚归挑着扎匠担子，以我家为中心跑了一遍周边的村庄，才到八大冢北边的一户熟人家去做活。我对王师傅的扎匠印象很深，两只用竹片竹篾编起来的圆桶，用柳条编织密实的垫子铺

在桶内，有一尺余高，60公分直径，用四根三指宽的竹片钳入，形成50公分高度，上方还有巴掌宽的由柳条编成的围子，中间隔成五六个不规则的小空间，分别放上竹片、竹篾、柳条、柳皮、麻绳、牛皮筋和刀具。竹柳长短不一，扎成好多个小把子，全部直立在圆桶中，挑在肩上，随着脚步起伏有节律地抖动。还用绳子捆绑长物，物与物相互碰撞发出刷刷刷的声音。这是那个年代扎匠的标配，走一路响一路，犹如风中的彩铃，恰似沿村招揽生意的货郎。“只要干了这行，对手艺就精益求精。”王师傅这样说。扎匠的手艺人有一种天生的职业自豪感。

进了冬月和腊月，老家那边的扎匠，利用农闲走村串户，招揽生意，修笼和置

笼是过年前最吃香的业务，闲了一年的竹制蒸笼都要检查维修。庄子上有人发起众筹，募集经费，然后平摊。如果要采购新笼的，也是几户联合起来，轮流使用。那个年代，很少有单门独户买架新蒸笼的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们村庄一次新买了七八架蒸笼，其中有几户独资独办，在独资独办的氛围中，我家也采购了毛竹结构的四层一盖蒸笼，从此再也不用排队守候，想什么时候蒸馒头、水糕、年糕等年货，全由父母做主。

随着物阜年丰，仅我所在的生产队连年置办新笼，不到三年时间，92户拥有50多架蒸笼，除了传统的板笼、竹笼外，又有了水笼、铝笼。腊月里户户忙年货，家家蒸馒头，人人喜笑颜开，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相伴而来的，扎匠的生意也火红起来，手艺人发了“笼财”。来到我家的扎匠师傅，又多了姓宋、姓徐、姓何的，他们都是来自我的老家。

每个老物件，都有一页光阴，一段历史，一番故事，一程喜乐，哪怕物是人非，它所承载过的人间岁月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。今天，老式蒸笼逐年渐少，扎匠师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，但它们如同一幅深厚的历史画卷，传承着千年的习俗和风情，在时光的画卷中，留下过流光溢彩的诗行。“千枝掩映匠人手，唯有匠心照春秋”，传承饮食文化的工匠精神不能丢。

老家的扎匠，扎匠的老家。

平凡人生 >>

我的“报痴”战友

□孙增琪

青春正好的武警时光，似烈火骄阳，燃尽赤诚与热血；历经沧桑后的悠悠岁月，如静水流深，淌满沉淀与回味。二者仿若人生乐章中的激昂高音与低婉调调，而我的战友、退伍老兵徐立，却在这截然不同的旋律间，寻得一份始终如一的坚守——报纸收藏。

往昔军旅，报纸是他瞭望世界的窗口，于烽火硝烟或和平祥瑞中洞察时事；今朝归乡，报纸成了他回味往昔的信笺，在字里行间与旧时光轻声对话。40年光阴，5000余种、上万张报纸，在热血与沉静的碰撞交融里，构建起一座“报”罗万象的记忆殿堂。

1984年11月，徐立经过体检与政审，光荣入伍，成为苏州武警部队的一名战士。刚到新兵连不久，他就在部队营房门口站岗放哨，在那传达室里，他第一次瞧见了《人民武警报》，站完岗休息的时候，他就仔仔细细地看报，那报上的文章、内容，一下子就把给打动了。打这以后，他就喜欢上了报纸，经过

新兵连的集训，他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合格的武警战士，被分到了苏州武警支队市中队。

中队为每个班订阅了《人民武警报》，这成为战士们了解部队动态、国内外时事以及军事知识的重要窗口。起初，徐立和战友们一样，在班集体学习时间里认真阅读报纸，汲取其中的精神养分。渐渐地，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阅读，而是开始尝试将自己在部队中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整理成文字，向军内外报纸投稿。每一次投稿都是他对军旅生活的深度思考与情感凝练，而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在《中国集报杂志》《姑苏晚报》《盐阜大众报》等报纸上发表时，那种喜悦与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报纸的热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报纸的珍视已经不仅局限于阅读和投稿。他发现每一份报纸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是历史的见证者。于是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报纸，从自己班级的《人民武警报》，

到其他班级闲置的报纸，他都小心翼翼地整理保存起来，在他眼中，这些报纸就像是他的亲密战友，陪伴他度过了军旅生涯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

从苏州武警部队退役后，徐立带着这份对报纸的热爱回到普通生活，但他的集报之路却从未停歇。在之后的四十年里，他的足迹遍布各地，无论是旧书市场、废品回收站，还是与其他收藏爱好者的交流置换中，他都在不断寻觅着珍贵的报纸，他的收藏范围也逐渐扩大，涵盖了5000余种、上万份报纸。其中，既有像《人民日报》这样反映国家宏观发展和时代变迁的权威大报，《解放军报》这种聚焦军事领域、记录军队建设历程的专业报刊，也有与他武警生涯紧密相连的《人民武警报》等，更有像新四军三师出版的《拂晓报》以及1991年7月1日《火箭军报》首刊等，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珍稀报刊。

凭借着丰富而独特的收藏，徐立在收藏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，成为

盐城市收藏协会首批会员以及盐都区收藏协会理事。然而，他深知这些报纸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个人的收藏荣誉，更在于它们是整个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怀着对军旅生涯的深深眷恋和对文化传承的强烈使命感，他精心挑选出众多具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报纸，无偿地捐赠给武警部队博物馆。武警部队为他颁发了收藏证书，这证书不仅是对他个人集报成就的肯定，更是对他为文化传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高度赞扬。

1994年9月，盐城市第三届民族文化艺术周盛大举行，其间“新达杯·个人收藏精品展览”活动备受瞩目，徐立所收藏的“中国报纸”于此次活动中成功入选参展，并凭借其丰富性、独特性与文化价值，荣获“盐城市最佳收藏者”称号。1995年10月，他将集报心得写成《略谈集报之我见》论文，以其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剖析，在首届中国集报发展研讨会上脱颖而出，荣获优秀奖殊荣。徐立在盐城市文化节以及盐都区所举办的多场个人集报展上，展示了众多自解放前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报纸，这些展品还得到了当地领导、报社编辑、记者的高度赞誉。《盐城晚报》等报刊也曾专门报道过徐立数十载如一日坚持集报的感人经历。

在战友聚会时，大家对徐立集报的举动赞叹不已。“徐立就是一个‘报痴’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他做了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，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一件非常有意思、了不起的事，我打心底佩服他！”战友黄旭如是说。

徐立用40年的漫长时光，书写了一段与报纸相伴的传奇故事。他的坚持与执着，如同明亮的灯塔，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为我们指引方向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只要心中怀揣着热爱，并持之以恒地去追求，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非凡的价值，让文化的火种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燃烧，永不熄灭。